

每个人的
故乡
都在沦陷



冉云飞 / 著

每个人的
故乡
都在沦陷

冉云飞

/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鹭江出版社

2015 · 厦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 / 冉云飞著. —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5459-0855-8

I. ①每… II. ①冉…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64772号

MEIGEREN DE GUXIANG DOUZAI LUNXIAN

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

冉云飞 著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鹭江出版社

地 址: 厦门市湖明路22号

邮政编码: 361004

印 刷: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后地村北街300米工业园内 邮政编码: 101109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210千字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9-0855-8

定 价: 36.00元

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

先秦典籍中的宋人常被视为蠢货，他地人民以“蠢殷”、“顽民”目之，大约因其为殷人之后，被周人看不起，后又被“守株待兔”之类的故事编排得众人皆知。讲故事的高手庄子是宋人，但他书里的蠢人却也几乎都是宋人。《逍遥游》里长途贩运帽子到炎热越国的蠢货是宋人，贪小钱贱卖祖传护肤秘方的亦为宋人；《山木》里的旅馆老板宋人连姨太太的美丑都分不清；《外物》篇宋国首都全城小贩协助别人哭丧，居然把人哭死一半，完全是无人能及的黑色幽默；《列御寇》篇里，庄子作为国骂大师，将宋人曹商骂作“舔屁眼”的无耻之徒。但好像他这样的写法，并没有激起宋国人大喊其“宋奸”的爱国热情。也就是说，庄子编排了宋人很多故事，也没出什么事故。

四川人也没有少受编排，以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编排的“蜀犬吠日”声名最为卓著，“仆往闻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则犬吠”。说明这个被编排的故事，他早就听说过了。是不是事实呢？或许并不重要，只要故事足够损人好玩就行。当然这还不算是编排的极致，冠军应属于愚蠢到极点的蜀王。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拿假装能屙金子的石牛，敲开了蜀国的大门，蜀国自此灭亡，蜀王赚得了万年笑柄。

巴蜀之地被编排许多故事，并非没有因由。主要是因巴蜀的地形气候、四围阻隔、交通不便所致，不得已成就了一些自己所独有的东西。后来因这些条件，在巴蜀大地上成就了不少偏安一隅的政权，来了个世所共知的“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的名言流布于世。虽然你可以认为这有点妖魔化巴蜀人民的样子，却挡不住口号和俗语的力量。清末在四川当过官的学者赵藩的武侯祠名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也被拿来作为蜀人乐祸贪乱的一种注释。其实早在北宋时，蜀地史学家张唐英就一语道破天机：“朝廷治，则蜀不能乱；朝廷不治，则不唯蜀不顺，其四方藩镇之不顺，亦不下于蜀者。”而南宋蜀人李更则将外来入蜀割据者的“黑名单”十余人罗列出来，竟然只有谯周一名是四川渠县人，以此证明所谓蜀人乐祸贪乱，完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抹黑行为。

四川交通的不发达，还成就了它另一种甜美的恐吓——“少不入川”。好像四川完全是个让人丧失进取心的温柔乡，其实四川除成都平原外，很多山地相当贫瘠。或许是为了与“少不入川”相对偶，与此对应的是“老不出蜀”，意思是这里方便养老，老了出川完全是自找苦吃。事实到底有几分可以坐实，那是很难说的，不然清末到尊经书院当山长的王闿运绝不会说，到四川如同到俄国那么遥远而苦寒。

二

被别人编排，其实大可当作小说或者剧本来看，或许你在里面的角色，被他们当作了丑角，大可一笑置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别说一个地方的人可能做糗事，即便做得不算坏，也没有权力制止

别人议论的自由。现在不是谁在编排你，而是我们自己参与了一大堆糗事。这糗事的主角当然是某些官员在其间运动或寻租，于是文物被毁、古器被盗、老屋被拆、江河被污、土地被毒、空气难闻、人群被赶，进而造成了几千年来未曾有过的瞬间变样与消失。人们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这一场亘古未有的大破坏中，后人看我们这个时期，对这种伤筋动骨的损害，恐怕会找不到词汇来形容。我所写故乡一座古镇的暴亡，只不过是其中的小焉者也。

既然我无法阻止这一切人为的破坏与变迁，我只有参考地下古物、纸上文献、耆旧述忆、自我经历，来建构那过去或即将消失的故乡，聊以慰藉众多像我一样的受伤者。因此这本小书将所写内容区分为“风物”、“故物”、“人物”三部分，包括远古四川的历史、近代文明的冲撞、中外各色人物在四川的所作所为。这本书不妨算是，我准备用一本专书来细细解剖近现代四川文化历史的一个前奏性演出。此专书就是我曾多次说过的想从雍正时期红薯之入川，对四川人口承载、救荒疗饥、山川河流、森林植被、饮食结构、文化发育等方面进行的延展性研究，其间可以看到以红薯为中心的变化，故名之曰《一种农作物的蝴蝶效应：从红薯角度切入近现代巴蜀变迁》。

再者由于参与三峡的深度文化游活动，使得我看到更多的人进出三峡到达四川各地的原始史料、照片、音乐（如川江号子）、影像、实物、书籍等，让我对从陆游以降的“入蜀记”，不只是文字记载上的熟悉，更算是将来我慢慢写《中外入蜀记》的肇始动因，除记述中外各色人物在四川的生活及游踪轨迹外，还会剖析他们对四川的诸种影响。蜀道固然难，进出均不易，但关于进出四川的各种记述，却也浩若烟海。而很多东西至今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即便偶有涉猎，也只不过浮光掠影，或语焉不详，致使那些充满探险、好

奇、交流的游历，仿佛消息于天壤间。我在本书里已写了竹添进一郎、王闿运等人物，但事实上这只是一个较好的开端。

末了，我得说一下书名《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的来历。这个书名不是我的创意，若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我的朋友王怡率先所写文章的标题。我踵武其后写了篇应和之章，进而演变成很多人都以此来写同题文章，大约是心同理同之故，引发了追写同题文章的热潮。2006年《南方人物周刊》做了一期关于四川的专辑，我与王怡共同替他们取定了“四川人是天下的盐”的名字。这“盐”字于王怡来说是基督徒意义上的做光做盐，于我来说是指四川人有味道。当然这都是对故乡的赞美夸饰，是否过誉那不能由我们来定夺。

我一直相信人要接地气，一定要对自己所居住的地方有相应的关照与热爱，才不至于悬浮失重，不至于使自己与所居地处于油与水的关系，两不相洽。比如我是重庆乡下的人，但由于久居成都，对成都可谓了若指掌，远胜不少成都土著，因之对成都毫无他乡之感，尽管喜欢上这座城市费了十年以上的工夫。一个人正是因为热爱某人某事某物，才对别人的伤害特别敏感难受，对故乡就是因为有这样历久弥深的感情，才受不了其间所受的诸种荼毒。

诗人贾岛一生炼了很久的句子，辛苦得像个高级文字农民工，“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但在每个人的故乡都在出机器的今天，哪里还有什么机会去归卧呢？因我记述的不少不是祖先及他人的、可供旁观的故事，而是我们所身历的事故，有时除了愤怒与悲伤，真没了那份遣词造句的雅兴，或许这是要请读者鉴谅的。

2014年6月29～30日写，7月2日改定于成都

目 录

风物 山河不再，草木伤怀

渝东南人文风俗地图·····	003
奔向大海的道路：岷江流域闻见录·····	010
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	026
行者演义：神游成都记·····	030
今朝纵目弄芳菲·····	049
味道最说青城山·····	053
“野杂种”的吊脚楼·····	063

故物 成渝往事，几度乾坤

乌托邦与旧日子·····	075
四川敢为天下先的三个偏方·····	078
打入巴蜀袍哥的心脏：以“黄”与“水”为例··	084
Lonely Planet 之巴蜀小史·····	090

渡尽劫波兄弟在：成渝互掐小史·····	107
苦尽甘何在：1945年8月15日的成都·····	119
民国图书馆：以四川为例·····	129
民生公司职员六十年前的日记·····	142
从一本美术创作集考察历史·····	191

人物 入蜀皆客，家国何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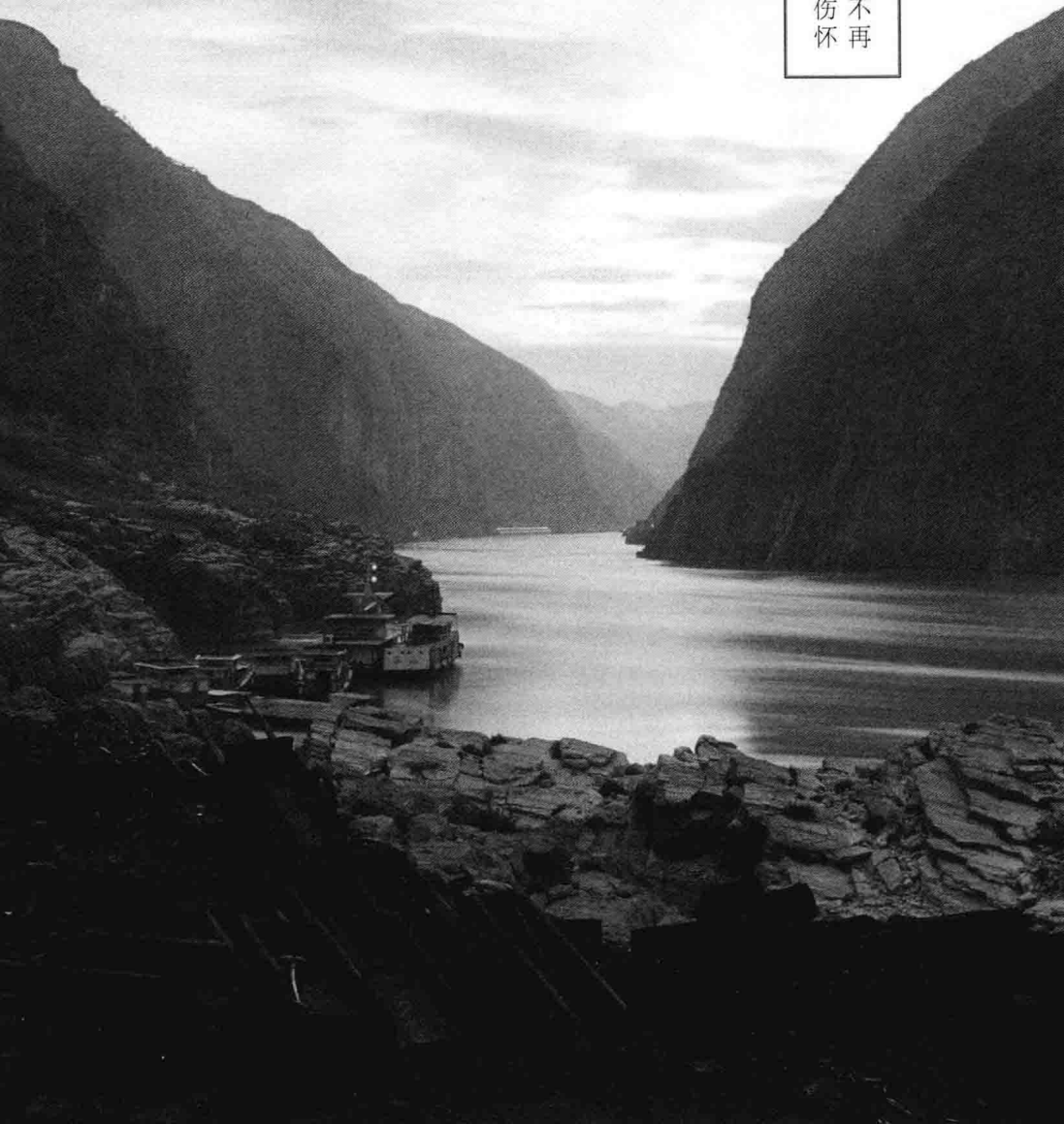
一位日本人1876年的巴蜀观察·····	197
王闿运的四川食物·····	209
王闿运的蜀道观察·····	220
重庆孤男寡女：历史上的商业双雄·····	231
康有为的四川学生·····	241
民国四川“女武训”·····	246
物理学家撰写的文学史·····	251
史学家周一良的岳父·····	256

后记

古今八卦中的巴蜀·····	261
---------------	-----

风物

——
山河不再
草木伤怀



渝东南人文风俗地图

要一个人来写故乡而客观，既如同要嫖客做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一样可笑，又好比要一个人面临暴客——人多讹为“棒客”，今流沙河先生之考证——的绑架且有被撕票的危险，必须从容不惧一样不可思议。任何人对故乡，都不可能是匆匆过客，要我做“到此一游”的浮表文字，心有不甘。但故乡称奇的人事山川颇不少，割爱实属无奈，兹录一二，权作各位卧游神往之资。

一条河流的简介

“我知道河流像这世界一般古老 / 比人类血脉中的血流还要久远的河流”，我用美国诗人兰斯顿·休斯《黑人诉说河流》的名句，来称颂故乡这条约 1200 里的河流酉水。任何一个民族的定居，在对水源的选择上都是十分慎重而考究的，逐水草而居原非游牧民族

之专利。围绕武陵山区而言，对我们土家族来说，鄂西的清江流域、鄂渝湘的酉水流域、湘西的沅江流域、渝黔的乌江流域，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一小股清泉从湖北宣恩将军山流下，沿途纳无数大小溪流而成的酉水河，终汇入沅江而集于洞庭湖，如果仅是寻常模样，就没有记录之必要了。且不必说，它清澈之河水，可作鉴貌之用，其中各色活物，欢快畅游，就是那岸边捣衣扎鞋的土苗妇女，山川风物，吊脚楼寨子，悬崖峭壁之间神秘的悬棺，神奇万状的洞穴，足够令你流连。如果你有兴趣，倚小船唱上一曲，保不准会有无数的山歌、情歌乃至扯谎歌应和而来，只怪爹妈没给自己生副好歌喉。此情此景，依稀尚可作为文学大师沈从文先生《边城》、《湘行散记》的摹本。若是自助野营，或是二三好友同路，必是令人心仪的选择，因为这地方目前还不是被商业包装出来的时髦货，而是地道的安心洗肺之所。前不久，我回了一趟睽违已久的故乡，故乡的几位好友说，五一长假他们居然在酉水河畔后溪至石堤段裸游、裸吃、狂欢了几日，令我不胜歆羡。只有人迹少至才有此等野营之生趣。

各级公路的缓慢粗通，五十年来与山水风物所做的无所畏惧的古怪斗争，使得如今的河道自然不复往昔繁华盛况。不过繁华与否仅与商业人气相关，并不与探胜揽奇者的心境配套，太过挂怀实属不必。对我来说，要记住的是，仿佛要与这条青幽落寞的水道争宠的，便是四周由喀斯特地貌造成的溶洞天坑，不计其数。当然你会说这比不上甲天下的桂林山水，以及与它相邻的兄弟张家界。不过窃以为，这只是名气伤害人之判断力的又一例证而已。况且酉水流域还有其他地方少有的更为古怪的普遍情状，即河流穿各处大小不等的石洞而出，复又进洞，如是循环，别有情致，“桃花源”景致频现武陵地区，与此

不无干系。西水之从湖北来凤卯洞伏流而出，渝湘交界的八面山之各处支流，无一不是如此。顺河而进洞，由水而出洞，变换角度与各色景致捉迷藏，直取金圣叹之“不亦快哉”。与此同时，这也是整个渝东南以及湘西、鄂西在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匪患难绝的外在因素。洞窟甚多，便于藏匿，有时猫在天坑里，或者在那些四处都是绝壁的高山平顶上——土家人俗称“盖”——生活可自给自足。面对此境，像我这种被文化骗掉的人，只会文绉绉地说你其奈我何，而土匪则说，你把我的卵给咬了。不过，这些地方都有一致命缺陷——少盐，必不能久守。何况再顽悍的土匪，也经不住现代热兵器的狂轰滥炸，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看过《湘西剿匪记》、《乌龙山剿匪记》的人，必有相当之感性认识。

西水河畔的景致，借用沈从文先生《湘行散记》里“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的话来说：“这野杂种的景致，简直是画！”杂种在外人看来固然是粗话，但在我们那里却不乏褒义，以人来看，土、苗、汉的杂居地，杂交自属不免，就是山川情致也是杂交出来的，秀丽雄奇、宁静狂野原本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除了赞美这个“野杂种”，我再无二话。

一个名叫酉阳的地方

被人问及故籍，我便告知酉阳。问者皆是善解人意的妙人，心怕我因穷僻之籍里，无人知晓而生窘迫之感：“哦，我晓得，我晓得，就是柳阳嘛。”至此我才知道四川民歌《黄杨扁担》被人讹为“挑一担白米下柳州”的原因。知道柳的人应该比知道酉的人要多些才好，

环保意识的加强令人欣慰；知道酒的人应该比知道酉的人多些才对，否则无法拉动疲弱之内需。当然只要具备点常识，酉也是不难认得的，酉阳很长时间属古武陵郡的最西边，从天文地理来看，卯酉圈与地平圈相交的两点，即为该地的东点和西点，亦可从时辰上应对“东”“西”，卯时即太阳东升之时，酉时则是太阳西沉之际，故为“酉”，而辖所刚好坐落在酉水之北，自然名为酉阳。而且更让人记忆深刻的是，酉阳的地缘边界，与渝黔湘鄂三省一市之九县接壤，一不小心就可能捞个全国之最。

由重庆而涪陵，由涪陵沿狂野的乌江溯水而上，说两岸的景致不输于三峡，绝不为过，更非“谁不说我家乡好”的曲意吹捧。事实上，沿江两岸的小镇民风，雄奇山水，实在是养在深山人未识，不属交通要冲，反而少有各色人等蜂拥而至的鄙俗之气。即便是今日的机动船也要倔强地在乌江里做顽强之挣扎，才能到达客船上行的终点龚滩古镇。龚滩古镇历来是酉阳、秀山以及贵州东北部人物进出的聚散之地，是专业“滩师”换班领航的枢纽所在，商业之繁荣倍于他地。往年我读大学路过此地，每每为它险峻的地势、充满古意的街道，尤其是千姿百态的吊脚楼所折服。由于我们民族居住山区，土地有限，吊脚楼作为土家族传统的房屋形式，在整个武陵山区极为普遍。不特如此，遍布武陵地区的过街楼、天街、岸街、风雨桥、关卡、陵墓等建筑，也是不可多得的奇特景观。如果你随身携带一本图文并茂的《武陵土家》（张良皋著，李玉祥摄影），便有如我们土家族传说的夷鱼老师跟在你的旁边，因为据我母亲讲，夷鱼老师在前面开道，河水就跟在后面流淌，就像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

在酉阳县城读高中的时候，闲时百无聊赖，大酉洞、二酉洞便

成了我们常钻的地方。二酉洞据说是为避秦火而藏了很多书，事实上“二酉藏书”俊朗的石刻，只是武陵地区千百个溶洞中的一个而已。而大酉洞则更为好玩，从洞口进去，通过不大的通道，里面便是一个巨大的天坑，有一片农田，其形颇类陶翁所写之“桃花源”，令我们一行捣蛋的家伙兴奋了一阵。如今洞口石壁上刻上了四川作家马识途所写之“桃花源”，又有流沙河先生的两副对联，其中一联为“有根有据陶令文章，无影无踪渔郎路志”。不过，我意以为，不必铁定此处一定是陶令之桃花源，因为武陵地区此种地形实在太多。虽然想以此邀来游客的苦心可以理解，但以此解陶潜之妙文实在太过胶柱鼓瑟。

不完全美食手册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话虽然俗了点，却是地地道道的大实话。剑门豆腐、西坝豆腐，号称天下无双，在我的胃口里却不如秀山石堤的豆腐来得舒服，因为酉水更符合我的身体，那些豆子和我身上的土味更合拍。这样说来，便有人要找我打架，不过我并不准备接招。吾友张打田曾胡诌过一句名言：“余遍历诸邦，无有如胃既顽且固者。”其实他连越南都没去过，但我对他的语录却很信服。用花岗岩来形容脑袋，实在是对大脑的冤枉，这项殊荣应该还给冥顽不化的胃。但胃也不是一无是处，无论走遍天涯海角，胃是对母亲和故乡的最好纪念，只要你的胃不坏，你就永远和母亲、故乡在一起。母亲所做的故乡的饮食，从童年开始便给一个人的胃口打了底，一辈子也无法忘记。扎海椒、灌海椒、油茶、荞面、菜豆腐、彭水郁山晶丝粉，就相当于我的鲍鱼和鱼翅。而牛肉汤锅、绿豆粉、秀山石堤的角角

鱼炖豆腐，实在好吃之极。或许有人会问，你那顽固的胃怕是饿坏了吧，不必为我担心，我尚有八十岁的母亲在我身边指点一二，另外还有些在成都开得火爆的“川东老家”之馆子，给我解馋。虽然“一条站着的鱼”、“罗腊耳朵”、“不是番茄”作为菜名有点另类，但二毛弄的菜的确地道正宗，他几乎克隆了我家乡的口味，令我大快朵颐，就如读他注定要流传的诗歌《在旧社会》，包括那句“我要拿起二锤打胎”。

美食与民俗之襟联，我忍不住要在这里卖弄一下，那就是土家族姑娘出嫁时，哭嫁歌中除哭三亲六戚外，还要哭安席桌的厨师。现据母亲的背诵特节选《哭嫁歌·厨师篇》如下：“肥肉切成梭子墩，瘦肉切在木瓜心；腰柳切成花蝴蝶，肝子切成龙凤身。橙子花开叶又黄，父母请你进厨房，手提钢刀里面快，银鱼墨鱼笋子菜，黄花耳子和清带，清带要将醋来炒，银耳要掺豆腐汤，黄花要掺火葱汤，灰面藕粉砂糖拌，核桃青果与茴香。只有笋子不好办，薄点切来煮得宽，这些菜什何曾有？都是将来说比方，萝卜白菜莴笋菜，细细切来多多装，一样办出几样菜，把我父母重客六亲待。”这样的饮食文献即便不是很珍贵，也多少有点异类。

路线的指引

在我伟大的旅游路线的指引下，再踵武先贤的脚步，你将在武陵山区如鱼得水，不会像那个捣蛋的鱼郎一样，让你如入迷宫。条条道路通武陵，让我们一路看个够。

北纬 30°，允称神秘，那是因为地球上凡经此纬线者，多高山、